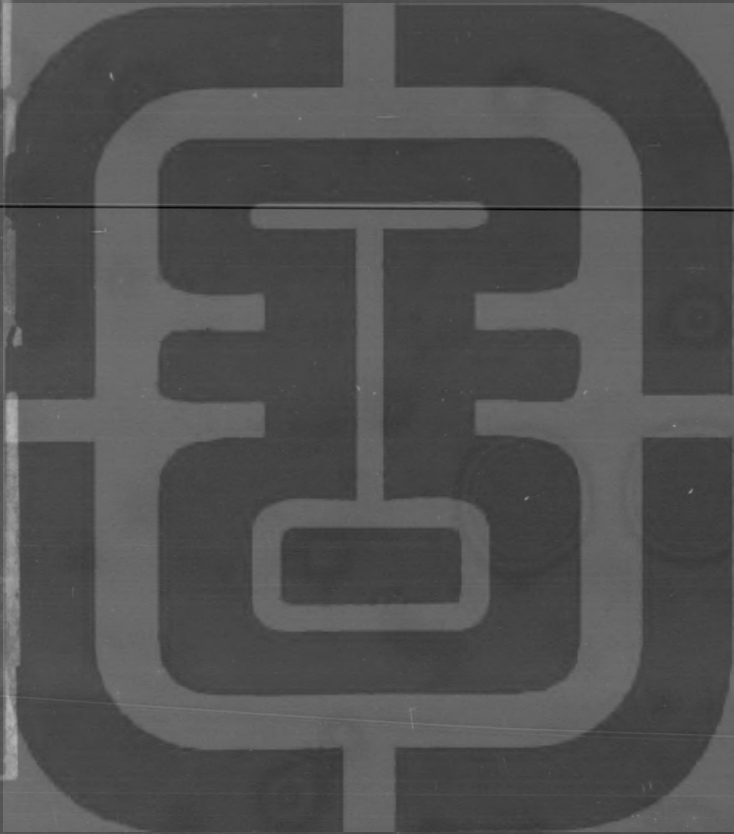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一

宋書四十一

梁

沈約新撰

皇明

南京

國子監祭

酒陸可教

司業馮夢禎

司業季道統全校閱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

舊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

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

容脩儀婕妤容華克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人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克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脩華脩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

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季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季又省賚人置賚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劉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

人才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刻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准錄尚書

紫極戶主 又管管人 允興戶主

官品第一 各置一人 並銓六宮

後宮劉叙 准尚書令 銓六宮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允興中監尹 銓六宮

宣融戶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允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 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准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准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准銀青允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丑 銓六宮

宣融僂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藝房主 銓六宮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

準左右丞位此
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

準左民尚
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

準祠部尚
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

準度支
尚書

中傳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允興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銓人

贊樂女史

置一人銓人

中訓女史

置一人銓人

女祝史

置一人銓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銓人

允興中監典

置二人銓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允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

采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

內房參事

置一人銓人

校學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采藝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坊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允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僖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廚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 置二人

宣融僖殿帥 置一人

永巷帥 置二人

後宮都掌內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 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 置一人

允興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綵製帥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帥 置人無定數

繡帥 置人無定數

織帥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帥 置一人

宮閨帥 置一人

教堂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監解帥 置人無定數

累室帥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帥

置二人

御清帥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厨帥

各置一人

中厨廉

置三人

應閨

置六人

諸應閣

置人無定數

官閨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敕吏

紫極供殿直儀

充興供殿直儀

總章伎儀

侍御扶持

主衣

準二衛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

紫極置二十人
充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儀

比王官

供殿給使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闈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裔字彥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季嬪孝皇晉哀帝興寧元季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產疾殂于丹徒官舍時季二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諡陵曰興寧永初二季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卓竝外屬尊歲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

思遠稽舊章竝可追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季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允祿蕭允祿名器雖隆茅土未建竝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裔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爲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製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爲宋王又加大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

允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上以恭孝爲行奉太后素謹及卽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季崩于顯陽殿時季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季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瑩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

所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陵合墳初
高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高祖
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
施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
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
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
書郎父儁字宣又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
長公主與弟高祖以儉止率下后恭謹不違及

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
爲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
季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
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
寧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
氏封永陵平鄉君儁子燾燾弟熹熹子質自有
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
幸高祖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

元季拜爲夫人少帝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竝坤元徽音允劭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愛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旣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季拜營陽王太妃三季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內温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馬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卽位立爲皇后元嘉元季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季薨時季四十七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闕宮旣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允備六列德昭々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遠臣等遠準春秋

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表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息禮甚篤表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万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淫眾三十万錢

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不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輶纏紵容翟結駟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

痛暈禴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
誅德述懷其辭曰倫昭麗昇有物有憑圓精初
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
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
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
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
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洪
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耀紫
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

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壺政穆
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
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朏側有來斯雍無思不
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慢告沴太
和旣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
哉戒涼在律杪秋卽窳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
神警引五輅遷迹噉噉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
墀兩泗丹掖撫存悼亾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
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遙酸紫

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
 夏悲嚳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策既奏
 上自益撫存悼亾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
 有司奏謚宣皇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劭自詳
 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亾家不
 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
 禁之乃止后亾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
 宗所生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
 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
 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
 靈當知之殿諸窓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大
 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季世祖
 詔曰晉漢道既靈博平輝絕魏國方安嘉憲啓
 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亾外祖親王夫人柔
 德淑範允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饋閨庭儀被
 芳闈問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侑鴻
 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
 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光祿素敬公平樂

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胤嗣衰陵外
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
灑埽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楊建康人也以色見選
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季旣長無寵常隨
世祖出蕃世祖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卽位
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
音克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管在上代業隆胙
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載聖哲

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
則庶姬仰耀引訓蕃閩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
神屬惟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
旣殞融盛裂乎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
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官曰崇憲
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
御幸或畱止太后房內故民間誼然咸有醜聲
宮掖事祕莫能辨也孝建二季追贈太后父興
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

明四季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戍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來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竝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竝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臯僧達上曰瓊之季少

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賢公子豈可以此事加臯大明五季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竝從廢帝卽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世祖盡心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卽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箸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卽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罰蚤

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皆在蕃闈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崩時季五十五遷殯東宮門題曰崇憲宮上又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越定業寔資仁範息箸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洽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脩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爲厭勝脩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季穢壞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制今中寓雖寧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

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
沿時宜臣等參議脩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
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寔於事爲允詔可瓊之
爲衡陽內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爲黃
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竝封開國縣侯邑千戶
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孝侯道
慶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
侯立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黃門
郎太宗廢幼主欲說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

皇太后蚤來愛遇沿沿情卽事同於天屬前車騎
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崇憲密戚
蚤延榮貫竝懷所勲宜殊恒飾休之可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卽位
故稱令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
王休範鎮北咨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
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娘琅邪臨沂人元嘉二
十季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

主楚王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畱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為皇后大明四季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遽既具玄統方脩庶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季崩于含章殿時季三十八祔葬景靈陵后父偃字子游晉

丞相導玄孫尚嘏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秘書監侍中元嘉末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即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常侍工師如故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諡曰恭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

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
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歿主與王氏離
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
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
孰令素惜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
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祖女上乃
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
主降嬪榮出望表思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
惶臣寒門額族人凡一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

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季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
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
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
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
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
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于
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僂露於北
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

同於矇眊股冲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
意而勢屈於崇賢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
迹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
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埽轍息駕
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
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
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
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
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

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倡
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
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
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
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
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
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

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剝媵象則有貫魚
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和
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
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
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
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
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
復彊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魂褚駿憂
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各蠶斯之德

實致文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
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肯前後嬰此其人
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
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
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
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
婚戚咸有息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
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是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

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
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
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徧示諸
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竒薄絕於
王氏私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熒然假息朝
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特兼憐愍否
泰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
遷僂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
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

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
族守養弱嗣雖歿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
昇明末賢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
黃門侍郎弟臻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季
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季薨于東宮徽光殿時
年十七葬闕謚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內職

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
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卽

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穉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竝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息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

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賢戚居顯宦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大明末爲豫章王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帝自出討邁誅之太宗卽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戶子曼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

建初爲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似防廣州刺史宗慤收亮斬之官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未之鎮坐國哀暮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歿

文帝沈婕妤諱容不知何許人也納於後宮爲美人生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卽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卽位有司奏曰昔幽都追遠正邑纏哀緇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闡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禮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爲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

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
樂鄉君蓋曰宜太武刻燕曰崇寧以太武刻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
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
長公主伯姁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卽位立爲
皇后上常宮內大集而羸婦人觀之以爲懽笑
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
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
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

舍之爲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
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
后在家爲僾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
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慝轉甚漸不
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
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醜害已令太醫煮藥
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
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卽位

齊王秉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別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採訪民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万令

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竝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卽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卽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泐貴

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
 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
 皇明祚昌膺命而備物之章未煥彛策遠酌前
 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
 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
 國太妃曰太妃妃音怡宮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
 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
 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
 人叔佺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
 守佺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
 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
 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廕以上
 筮最吉故為太子納之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
 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
 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
 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為蒼梧王妃智淵自有
 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
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
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
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
昭華拜安成王大妃順帝卽位進爲皇太妃順
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
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
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
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
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閭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
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
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
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
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
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俛天作儷必四岳之
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慝易兆息宴難

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
千門萬戶而滛糲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
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耀曾不能槩其万一徒
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厮阜之間非
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
戚屬餽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太祖之
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匹
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產又况進
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亾於滛嬖非
不幸也

宋書傳一

宋書四十一

宋書

宋書四十一

列傳第二 宋書四十二

劉穆之

臣沈約新撰

見高祖王弘傳之曰女台界大義式豈賤職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斨所知斨為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為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峰

嶽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
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
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
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
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
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
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魯府始建
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
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京

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竝穆之所
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
盡誠無所遷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卽復
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
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二季揚州刺史王
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

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
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
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
如廁卽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
高祖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
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
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胙勳高
萬古旣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
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蕃之將邪

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
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
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
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謚事
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
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
而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
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
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

與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中畫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瞻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息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旣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苟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

石竝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
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高祖西討
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摠攝後事高祖疑長
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
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
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
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
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

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年
布万匹錢二百万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
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
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
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
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
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
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
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

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客瞻賓
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
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
輒爲十人饌穆之旣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
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
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
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
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詔遣正直黃
門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

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
魏穆之旣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
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決穆之者竝悉
比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
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
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
勲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
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
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讚百揆項戎車
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野方宣讚盛
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
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自義熙
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
靡歲蹇寧豈臣以寡乏之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
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
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

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
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
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
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
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之烈不泯於身後臣
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
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

詔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
基王跡勲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
竝肇感事懷人寔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
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尅
剪放命北伐之勲參跡方叔念勤維績無忘厥
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諡穆之曰文
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
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
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
經遠元勲克茂功銘鼎彝義章典策故已嗣徽
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
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穆之三
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
先是郡縣爲封國若自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
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
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
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常見
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

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致嗜食瘡加以爲味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旣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中子式

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一由此得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三等侯諡曰

恭侯長子敬世祖初黃門侍郎敬弟衍大明末
以爲黃門卽出爲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勛稱僞
號以爲中護軍事敗伏誅衍弟瑀字茂琳少有
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補
別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
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
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
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閑事言語所不
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
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殿堂
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
以家人待鄉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
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
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
爲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
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
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卽起義遣軍并
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卽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

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旣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

偃亦發背癰疽疾已篤聞偃亾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卒官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內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爲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

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畷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罷

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
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
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
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
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
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
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
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
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

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
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
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
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
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
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
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
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尅京邑收道
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

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鎮軍召
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
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
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
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
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大尉長史轉
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
銜使還京師自朝廷時劉穆之嘗留任而旨
反從北來穆之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

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
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
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
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
妾殺興江涘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
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
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
而不能防閑闔闈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
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

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
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嚶啞曾不
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
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
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
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茂聞羣司循舊國典
旣類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之位副朝端若復
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
秉彛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今日靈運免官

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
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
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
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
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
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
德弘率衆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
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

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卽位以定策安社稷
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曰
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
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
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
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
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
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泰於下

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
懼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
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
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
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
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
徐羨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弘旣非首謀弟
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
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劔

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
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
軍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
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
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
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
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
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
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允隆宜休徵表祥醴

泉溢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
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
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
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
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
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今德居之猶或難稱
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
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
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僨俛

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
首西夏底定便宜誦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
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
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
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誨
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
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
近復之美非所敢缺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復
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家甚戾微

天譴少弭謗讞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詩之臨
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
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
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
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
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暮當今之顯轍
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
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
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

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充魯
衛明公高枕論道變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
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
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挾粲言由是固自
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季弘又
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
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
前史垂誠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
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

居中贊契豈所以憲音千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
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
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
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閭階息踰越俯積
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
進優孟見坎展季在下臧文貽譏况道隆地昵
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
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亾之懼寔疚其心
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

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矣
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
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
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
復冲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
艱難勲猷允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
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
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寅亮驃騎親賢之寄
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所執義

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
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
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
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旣違前史量力
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
旋觀周行與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
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
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愚自揆
茫若無涯臣義康旣摠錄百揆毗讚盛化忝廁

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
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余推遷覆敗
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
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
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
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爾置冰鮮食爲瘠祗畏天
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
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
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

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
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
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
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博
練治體畱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
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
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息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
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
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匹竝加大辟議

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旣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
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
市者刑竟自在賊汗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
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誠若復
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
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
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
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

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黶之議君子小人旣
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
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
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
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旣
去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
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
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
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

王准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卽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旣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其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

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

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
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
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
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
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
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
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
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
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

分至於求之管見空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
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旣終不爲兵革幸可同
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
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臯有奴臯奴
無奴輸贖旣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
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
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
時綱是爲恩之所霑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
顏原末之鄙懷竊所未愿謝殿中謂奴不隨主

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
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
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
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
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
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
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
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
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于天

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
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
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間里
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
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
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糝者比門接棟
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
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閭巷關
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

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

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旣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

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
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
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
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
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
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計胎孕不育
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
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
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

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
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
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
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
逆煽禍寔繫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
慮實維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
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
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
允膺茅土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

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
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
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
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勛又詔聞王太保家
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
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
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
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
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出儿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

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真正竝綢繆先眷契
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勛民思
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臨見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
懷便可遣使致祭奠所以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
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
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
翰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
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樗
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樵有人就弘求縣辭訴

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
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歷清職
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
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
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食邑五百戶弘少
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
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夫抑弟孺侍中
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
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
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瑱晉安王
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
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
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
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
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
啓亂加之以元顯嗣虐而祖宗之遺典羣公之

宋書列傳卷三十一
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
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
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
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縱高祖一朝創義事屬
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槿
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
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
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宋書四十二

列傳第二

萬曆二十二年

宋書列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

臣沈

約

新撰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

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
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
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
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
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
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
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
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又充今
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
不怠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
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揚尹總知留任
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
四季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季
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葬之爲道
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
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
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
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

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卽位思佐命之功詔
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楊尹徐羨
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
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
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
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
持節雝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
將軍雝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
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
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
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
衛將軍瀋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
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
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
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
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竝宜與國同休饗茲大
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

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
食邑各二千戶詔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
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爲侯粹
改封建安縣侯竝增邑爲千戶倫之可封霄城
縣侯食邑千戶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
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美之
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
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美之起自布衣又無術
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

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
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
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劔三
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
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
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美之等將謀
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
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

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但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其日守關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太祖卽阼進羨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

代終事盡宜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籍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晏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許羨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爲心聲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宣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

先構幹蠱之盛業昧且不顯帝王之高義自皇
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
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
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已復玄古之
風逡巡虛挹狗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
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
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美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前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
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
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
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美之傅亮
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
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
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
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
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
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

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
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
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
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
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
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爲
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
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
甚者也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

爲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
容孰不可忍卽宜誅殛告謝存亾而于時大事
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勲實著莫大之罪未彰
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
故忍戚含哀懷耻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
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
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耻可得而
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
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

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
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
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
既祛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美之行至西明門外
時謝晦弟疇子肖反為黃門侍郎正直報亮云殿
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美之美之回還西州乘內
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
時年六十三美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彥
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美之死野人以告載尸

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
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美之季少
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美之因起拜
之此人曰汝有賢相而有厄可以錢二十八
文薶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美
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
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美之在外獲全隨
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
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

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
雙鶴集大極東鳴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
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吳郡太守
景平初以美之秉權頗與政事與王韶之程道
惠中書舍人刑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
病連災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
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美之意欲令亮作詔
誅之亮答以爲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
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
之等乃止美之旣誅大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
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
州刺史應襲以亨爲兗州襲爲豫州亨密以聞
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
條牒時人並相署置期明季正會於殿中作亂
未及數日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
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
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季四五歲超令

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爲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爲祕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

闕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卽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關

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
庶子徙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
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
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
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
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
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
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
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
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
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
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
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
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揔國權
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
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
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

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
秘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
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竝
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卽位進爲中書監
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
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旣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
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
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旣而
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
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
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
府文武卽爲左光祿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邑
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
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媵病篤求暫還
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
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
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

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
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籍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
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
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
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
室鬼瞰高屋豐屋有郤家之灾鼎食無百季之
賢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
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度安行險
而徼倖於是有顛墜覆亾之禍殘生天命之釁
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
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
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
介馬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
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
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
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

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曾心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鍛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

醜

闕八字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

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邈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

斥陵九折於邛夔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鑿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澹澹而被墉伶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蹤墳素香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哲之遺蹤墳素香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

跡於汗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
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旣
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摧而發蒙習習
飛蚋飄飄纖蠅緣幌求隙望爛思陵糜蘭膏而
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旣覆忘改轍於
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拊膺彼人道之
爲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脩緣督而
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
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戾於微爵捐所重而

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
莊氏幾墮濁而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之
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
徒爾喟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
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權發皇邑有人祖
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
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
軌踈董頓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
安可圖懷此作前脩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

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訓撫躬愧疲朽三省慙
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
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
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郎先
亮卒演弟悝湛遜亾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
建之中竝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
喪備禮奉効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
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

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勲封吳
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群盜互起郭寄生等聚
作唐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
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
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
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
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
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
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

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
內史復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
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
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
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臯僞兗州刺
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僞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沈
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
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
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

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旣平以爲征虜將軍
琅邪內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
司馬持節南蠻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
中領世子中庶子兗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
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
命功改封永脩縣公食邑二千戶徙爲丹陽尹
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監南徐
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景平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蔓於東陽城蔓

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丹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卽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洶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尋

復失之金墉虎牢竝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督
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
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
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
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
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竒兵擊之卽
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余日前
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
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

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
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
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官車晏駕道濟
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召道
濟入朝既至上閒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
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
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
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
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

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
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
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寔繁弥廣日夜伺隙希
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
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弥縫容養庶或能革
而長惡不悛凶慝遂構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
南蠻行參軍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
親無將刑茲罔赦况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
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惡余無所問於是
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
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遵等
八人竝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
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
亨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
之誅之薛彤進之竝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
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
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

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
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劔悠然
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
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
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灾使桐宮
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
亾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
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
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

宋書四十三

列傳第四 宋書四十四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
新撰

事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
臣沈約

蚤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
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

命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日刑獄參軍有
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竒
之卽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
季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
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
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
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
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
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
髮如黠漆涉獵文義朗瞻多通高祖深加愛賞

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
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
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
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
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
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
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
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
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季坐行璽封鎮西

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
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
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
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竝侍
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
政少帝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
荆湘雖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
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
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

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
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
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
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
一部初爲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
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
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
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
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美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暉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

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卽於坐命超爲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卽世休收矚矚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固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矚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祖征討備觀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由畫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

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狗
國忘已援登聖朝維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
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
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
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
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
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
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
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

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况釁結閭墻禍成畏逼
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
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群蠻清夷境內分留弟
姪竝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
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
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
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
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
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

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
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
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
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
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
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
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
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介而嬰若斯
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

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
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
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
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
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
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
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
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
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

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明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竝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據

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什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旌首路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

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
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
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
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
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
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
路盡然後鑿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
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
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
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以之役置軍
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愍憫哀愍
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
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
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
恩曠洽傳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美之
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竝列王職荷國
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
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

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繫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軍以弟遜爲冠軍竟陵內史惣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爲輔國將軍劭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閱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久職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遐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亾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

逮庾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庾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傳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狄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亾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覲覓

闕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

相頓有數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羅屠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巨川駟介蔽野武夫鷲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

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
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
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
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
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悛甲卒三千相係
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
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
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
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

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
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
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
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竝趨襄陽奇
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竝同國恩情兼義烈今
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
風而不待勗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
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
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

唯宜速戰登之惟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
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
緩戰期晦災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
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
於陳後攤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
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
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
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
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
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
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
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亾不容獨免遂
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僞之甚一至於
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
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杆城是司皆受遇
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
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旣經啓王

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竝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

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畱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季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訢靡由弘等旣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

狐鼠理隔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
欲馮陵息幸闕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
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
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臯又以臣
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兒忘厥左
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
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
行叔段之罰旣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
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

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
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
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
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
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
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
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
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
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構所移勢回

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
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
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
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
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戮
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廁
奉遺旨國難旣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
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
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
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寃魂寫私門
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
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
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
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
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
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傳亮謀爲自

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憤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惧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盤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心臺軍

至已忘置洲尾削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雒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

其詞曰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
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胄固清流而遠
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
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
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勅
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
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
殿受遷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
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之無
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
光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緬荒普天壤而殞
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
遑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
晏信卜祚之無彊國旣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
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褒功以疏
爵祗命服於西蕃奏蕭管之嘈囀擁朱旄之赫
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栢栢厲薄弱以爲
政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

翰南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

缺

其云裁痛夾輔之二宰竝加辟而靡貸

哀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痲伊荆漢之良彥
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覩理屈而莫申
皆義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艫之弈弈
陳車騎之鱗鱗觀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
庶亾鬼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
殄銳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
氣有捷而益壯威旣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

迂風雨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
乏智勇之竒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
豈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
誠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徒同懷之弱子
橫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
誓同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
實吾咎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
詹性命之難遂乃窘繼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
備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咎誥功彌高而身蹙

霍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貴於獄吏
終下蕃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
懷今憚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主
將何方以自牧非砒石之園照孰違禍以取福
著殷鑑於自古豈獨嘆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
諒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
辱歷世之平素忽盛滿而傾滅惟蒸嘗與灑埽
痛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爲之寔孤人之險戾
粲有踰於丘山雖自死甘苦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親

朋友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
憚耕兮從祿覩世道兮艱詖規志局兮功名每
謂之兮爲易兮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咎議雖
待盡兮爲恥詹厚顏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
今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卧盡兮斧斤
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
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旣降到彥之
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
敗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疇等猶未卽戮

於是與晦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蔣虔嚴干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來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主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遂

爲晦領幢事旣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死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挈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

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為恩
 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
 非訐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
 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
 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
 而細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
 為此云

高之以其...
 宋書四十四卷太祖



